

文学作品集

薇麦情

刘净云 著

远方出版社

文学作品集

筱麦情

刘净云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莜麦情/刘净云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0.8
(天涯文丛)

ISBN 978-7-80723-541-5

I. ①莜… II. ①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9228 号

天涯文丛·莜麦情

作 者	刘净云
责任编辑	云高娃
封面设计	安 欣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0471-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临汾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0 年 8 月 第二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541-5
总 定 价	650 元
本册定价	30 元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風吹雨打話人生

活了四十几载,第一次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文字缀成篇章整理出版,欣慰之余,甚是悲哀。所以“欣慰”是想在有生之年信手拈来,常翻常看,咀嚼年华,回味甘英,别有一番情趣;所谓“悲哀”是指从十几岁时就与命运抗争,直到如今,依然功败垂成,非但无力改变自我,还大有“空悲切,白了少年头”之嫌;而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虽生活清贫,历经艰辛,仍孜孜追求,锲而不舍,以至视力变形,状物模糊,也照样岁月已过,花开无果,功亏一篑。所幸的是,我出版此集不曾有惊动读者的意思,倘若某一天流传街前巷弄,扰了读者,请多多谅解,不要对鄙人有所责难,如此,我便心安如水。

作为本书的前言,在历经和沉淀了四十几载的风霜雨雪之后,本想把我的—番人生感慨或火山—样迸发喷出,或情不自禁娓娓倾吐,但亿万次的笑过、哭过、痛过之后,却突然间语塞言竭,无话可说。

爱好并没有错,爱好也不等于就能变成现实,就如我喜欢编故事、写小说,只是爱好罢了,与日常工作并不矛盾,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如果把爱好变为现实,变成赖以生存的事业,甚至达到某一领域的巅峰或最高境界,这也许就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当然,对于文学的最高境界,我从来不敢自不量力有所高攀和奢求。

小时候,也许是天赋所赐,也许是姥姥的讲不完的故事口袋,我从十岁时就迷恋上小人书,在大伯的堆满杂物的耳房里搜翻到了《三家巷》、《烟火春风斗古城》、《金光大道》、《苦菜花》、《烈火金刚》、《艳阳天》、《红旗谱》、《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以及半白话的《隋唐演义》、《西游记》,和完全文言文的《四书五经》等。所以,过早的文学熏陶,积累了大量字词和语言知识。上学时,在同龄人当中,我是认字最多、理解最快、背诵最好的一个。十二岁写的一篇作文被县文教局作为范文油印出来,在全县中、小学中流传阅读,并在全公社初中作文竞赛中得过一等奖,以至后来读中

专时在忻州地区大中专作文竞赛中获得过二等奖。

长大以后，以至世事难料，坎坷不断，苦命运接踵而来，先是娶妻困难，后是前途渺茫，再后来所在企业倒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为生计东奔西跑。十年租房，十次搬家，人间辛酸，百般品尝。先后做过泥瓦工、装卸工、汽车修理工、企业秘书、下乡干部、杂志编辑、机关干事、报社记者，并成功创办过朔州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中小学作文辅导报《作文周报》。1998年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先后撰写或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通讯、评论、写作知识等体裁的文章一百余万字，现为山西日报《青少年日记》执行主编。

对于世态炎凉的感触愈深，生活的感悟也愈深；在逆境中成长的压抑愈大，改变自我的雄心就愈大，这是我四十几载最想说的话。我多想说：让世界充满爱，让生活充满阳光，如此，每一个不幸之人才会享受阳光的温暖，在阳光的沐浴下自强、自立。

多年来，也许是上述缘故，我对生活的视角犀利、敏锐，对生活的观察也独具一格，而生活的沉重烙印也在本集中显而易见。就如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的开头中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此累赘一笔，无须与命运扯在一起。

近年，由于一次治疗扁桃体发炎医误用药造成的严重眼疾，看物瞧字模糊、变形，写字阴影遮挡，串行走样。恐怕这几本书是我最后一次出版了，以此慰藉我苦痛僵硬的心。

作 者

2010年5月26日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莜麦情	1
山牡丹	13
悲恨杀虎口	32
新房	41
白草沟纪事	48
住在大路边的娘儿们 ...	56
被遗忘的人	63
人间依旧是那样	71
刚刚破土发出的嫩芽	78
钱与婚事	83
不是为了爱情的友谊	87
月亮,你知道不知道	90
槐叶红了的时候	96
但愿春常在	108
美莲	115
她,终于又叩开一个门庭	123
谷莠莠	133

电视(电影)文学剧本

甜水湾的故事	201
--------------	-----

人物传记

从穷汉到富豪	232
--------------	-----

报告文学

山区人民的好医生——王秀	254
情系“梨花春”	260
周世龙和应县糖厂的干部职工	269
有太阳的日子	276
我在朔州文联做《朔风》编辑时	287
后记	289

短篇小说

莜 麦 情

公路开工那会儿,正是莜麦半熟的季节,满山坡泛黄的莜麦波浪似的随风拥挤摇曳。

天刚擦黑,县油路指挥部干部戎桂林就住进东梁村,村长赵继尧当然知道他来干什么,但嘴上一直没说什么,他只想早点安排个住处,可思前想后没个合适的地方。要是让他住自己家里,还得把老母亲占的那屋腾出来,不知道媳妇愿意不愿意让老人和他们挤一块?眼看天已经完全黑下,村里人一齐点起油灯,他才急急把戎桂林领到老满有家,让他凑合一夜。

这天夜里,戎桂林一个人在老满有的东窑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村前那十几块莜麦地死死揪着他的心。眼看再有十天半月就能收获,乡亲们一年到头眼巴巴就指望着这些粮食,可是现在修路要铲掉这些莜麦地,谁舍得割掉呢?黑暗中,老满有给他的被褥发出一股臊气,他先是觉出膀子痒痒,蹭蹭抓两下,后是大腿痒痒,又抓两下,干脆肚皮、屁股和脊背也一阵奇痒。这是怎么啦,莫非老满有有皮肤病?他开始点起昏暗的油灯,照那脏兮兮的被子,妈呀!原来是些宝贝搞的鬼,活了二十六年的戎桂林还是头一回看到这种奇观,他捏起一个个青胖胖的虱子,两个大拇指甲用力一夹噗地一声、噗地一声,黑红的血沾了两指甲。

戎桂林困了一夜,临明结结实实睡着了,虱子在他的肚皮上摆了筵席他也没觉出。

天刚泛亮,赵继尧就来找他。

“咋办?”

“什么咋办?”戎桂林没好气地明知故问。

“征地的十八家谁也没动静,真是气死人!”赵继尧一脸懊丧。

“你再给他们讲讲国家政策,就说这条路是市里的一条煤炭专用线,

重要的很，将来路通了，受益的还是他们。”他给赵继尧拔了根烟，他知道这事还得依靠村干部。

赵继尧和戎桂林年岁不相上下，他听说戎桂林是毕业于西南公路学院的大学生，心里就生出一种敬重，又想人家能舍下身子吃住在咱这穷山旮旯，就愈加感到不安。可他也知道，眼下要想动员这十八家割了莜麦，并非一件容易事。想着，就拽了戎桂林去他家吃饭。

赵继尧的家住在村子的当心，三间窑洞齐齐楚楚，平整的土院干干净净。

赵继尧的女人叫玉娥，是号称五村十八里的四大美人之一，看样子二十刚出头。见男人领回客人，甜甜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两个酒窝就现在脸上，杨柳般的细腰轻盈地摆来摆去，戎桂林不觉多看了几眼。

“昨黑夜有点迟，没来得及让继尧他妈腾出家，今早儿给你腾下了。”玉娥很会说话，传神的眼睛看着桂林。

赵继尧也说，咱村再穷，也不能让你受罪，从今儿起让我妈跟我们挤一块，你就住东窑！

早饭是莜麦山药和子饭，戎桂林和虱子周旋了一夜，有点饿，扎扎实实吃了两碗。

吃过饭，两人一起走出村外，转到那十八家莜麦地前，戎桂林掏出一个本，就像观灯似的，把这些莜麦田的主人一一记下。赵继尧说全村人的头等好地都在这里，说话的时候，那种神情怪怪的，让人看一眼就觉得面有难色。



作者在家乡小学捐赠书刊仪式上讲话

戎桂林觉得老满有的那五亩莜麦长得分外喜人。半人高的莜麦在微风的吹拂下涌起层层波浪。大半个秸身已经褪去绿色，金黄的莜麦穗子就像挂着一串串黄纸灯笼。赵继尧说这莜麦过不了半月就能收割，就说就顺便捋了一穗莜麦，用手

捻了一颗莜麦籽，一股白白的稠汁沾到手上，有心让戎桂林看看莜麦籽还没熟饱满，看看戎桂林并无半点喜色，就觉得不该多嘴。

眼看临近中午，山坳里早已腾升起缕缕炊烟，戎桂林只好跟着赵继尧顺原路转回村。

路过代销店时，赵继尧顺手从货架上取了一个苹果罐头和一个猪午餐罐头，捎带揣了一瓶白酒。戎桂林心想，自己来是夺庄稼人的饭碗，村里人不拿棒子打出他就够不错了，可赵继尧却连半点讨嫌的意思也没有，就隐约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但嘴上仍没做声。

玉娥和婆婆在西窑炸油糕，见他们回来，迎出堂间，让赵继尧搬了炕桌放在东窑炕上，并吩咐继尧招呼着小戎。只一会儿，就见玉娥手脚麻利端上饭菜。

戎桂林显得比早上自然多了，说说笑笑，玉娥问他今年多大了，媳妇干啥？说话的时候，凤眼直直地看他，就像要钻进他的心里，他不觉红了脸。他说二十六岁还是单身一人。玉娥婆婆就说，“不小啦，是张罗的时候啦”。玉娥却说，一辈子的事，不能急水下缸，就说就翻白眼瞠继尧。戎桂林突然觉得自早上就不见玉娥带孩子，就冒失地问道：“孩子哪去了？”谁想，他这一问，一家人突然就像封了嘴似的，气氛一下凝在那里。婆婆马上沉下脸，继尧尴尬地笑着，显出一脸无奈，见玉娥回避着转身出门，就朝着母亲扮个鬼脸说“响应党的号召嘛！”“呸！”老太婆突然脸上涌出一团怒气。

戎桂林知道今天这事全怪自己，他已经觉出这个家里一直就有一种潜伏的危机，不由如针扎般不安起来。可又不知道怎样去介入。他有心劝劝老人，却总觉得一个年轻人如何懂得老人盼孙的心切。他一下子把见到继尧家窗台上倒下的草药渣子和玉娥联系在一起，他觉得问题肯定出在赵继尧身上，眼下男性不育的不是更多吗？这样想着，他就拉了继尧一把想跟他到外面去谈。就在这时，一群人已经涌进屋子，赵继尧一看是那十八家莜麦田的主人，只是少了老满有和润成，就急急跳下炕来招呼。他正想把戎桂林介绍给大家，却已经显得多余。十六户来了二十几口人，直直地瞪着戎桂林，眼里射出仇恨。

“征地款没给到我们手上，凭什么让我们现在拔莜麦。”

“你们怕啥，吃的官饭，放的死骆驼，站着说话不腰疼。”

“给不了钱，这莜麦不拔，看能怎样？”

“说是秋后给钱，还不知道有准儿吗？”

一群人唾沫飞溅，指头子眼看就要戳到戎桂林脸上，满屋霎时烟雾缭绕，乱作一团。戎桂林知道解释也是徒劳，口气有点硬，“沟里开了矿，出了煤，不走这条路，走哪条？土豆运不出去，不是你们急，还怕我们急？谁说秋后不给征地款？家有千万，还有个措手不及？你们穷，公家就没有个不穷的时候？秋后给你们这笔款，你们不是可以去粮站买面。要是公家敢骗你们，秋后到中央去告也不迟。”戎桂林大吼了一气，见他们一个个木在那里，就掏出烟每人发给一支。山里人一年到头难见一根带把纸烟，接了烟就手抖抖地点着大口吸着。然后发出咝咝声音。他们对谁也不先发怒，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占了我的地就给钱，不给钱就不割莜麦，不割莜麦就铲不成路，管你们讲什么大路大富、小路小富。他们要吃莜麦你阎王老子来了也管不着。他们心里想着这个年轻人只有一句话中听，“秋后不给钱就到中央告”。于是，眼睛又一齐直直地盯着戎桂林。戎桂林只觉得一阵发慌，刚才的一番高亢激昂一丝丝地从心头溜走，又吸了一口烟便把头深深埋下。

“庄稼人真可怜，真可怜！”不知谁发泄了一句，率先走出家门，紧跟着众人也悻悻离开。戎桂林长长舒口气，苦笑着送出他们，一折头却见玉娥倦怠地倚在窗台前，脸上挂着泪珠。玉娥见桂林看她，哑然一笑，走进屋去。

一场午饭被搅得一塌糊涂，戎桂林心里突然感到孤独起来。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中了哪门子邪了，当初为什么犯傻没留到北京公路设计院，想着想着他就有点愠气。玉娥见他迟迟站在院中不回家，走过来一汪泓水样的眼睛秋波传情似的看着他，让他回屋休息，他又觉得天涯何处无芳草，孤独的心开始开朗起来，看看表已经三点钟，就到村里转去了。孩子们见他一个人转悠，就互相咬着耳朵看他，有几个还跟着他走。他看着这些孩子紫溜溜的皮肤，就揣想着这全是吃莜麦面的功劳。他比较着不吃莜麦面的城市孩子光洁的肉皮哪有这般结实。几个大胆的孩子问他要到哪里时？他一下想到了老满有，就蹣跚顺坡走下。刚走到坡底，见老满有哈嗤哈嗤喘

着粗气挑着一担水，就赶过去不由分说夺过扁担，老满有一脸疑惑望着他。

从这里到老满有家足有三百米，而且没有一截平路，栽下沟，翻上坡，肩膀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几次想找个平整处歇歇，可又怕老满有笑话，就咬牙跟着老满有走进院中。老满有开门的当儿，他实在忍不住了，哧地一下落下桶，屁股沉沉地坐在地上。

老满有的院子只有门口光滑，其余的地方长满半人高的蒿草，散发出浓重的臭草味。

“不习惯吧？”老满有笑笑一手提一只水桶跨进门槛。

老满有只有五十多岁，年轻时死了老婆，仅有一个闺女前年跟沟对面那村子煤矿里干活的浙江人私奔了，再没回来。

戎桂林知道莜麦是山里人的主粮，吃啥都不抵这东西耐饥，早年间山里人赶脚流传的“五十里莜面四十里糕，二十里豆面饿断腰”，形象比喻了莜麦在山里的地位。对于老满有这样的老光棍，吃上一顿莜面两天可以不做饭。想着就先不提割莜麦这事，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塞在老满有的手上，“您老用得着，就拿着吧，好歹我是吃公家饭的不差这几个钱？”他尽量把话说得诚恳，老满有先是一惊，就把钱又塞到戎桂林手上。“公家要早早把钱给我，我牛没牛，驴没驴，要些莜麦秸子也没用，收些莜麦还劳顿别人，有了钱买些白米白面享几天福这辈子也交待了。”

钱，就因为缺钱，这工作有多难做？戎桂林不觉苦上心头。可他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只是把钱轻轻放在炕上。说着“您千万别嫌弃，日后爷儿俩交道还多着哩”，就出门走了。

山里的天气变幻莫测，下午还好好地晴着，傍晚时头顶上就铺开一层灰云，雨刷拉刷拉下个不停。玉娥做饭时，把火生在戎桂林住的东窑，说是下雨潮，生个火避避寒气，戎桂林心里一阵感激，盘腿坐在炕上，看看赵继尧一家三口互不说话，只是单独跟他搭讪，觉得脑袋有点发沉，正喝了两碗莜麦鱼儿额头上沁出一层密汗。赵继尧看出他身上不舒服，正想赶紧让玉娥收拾下让他休息，却见有人推门进来。这人朝戎桂林嘿嘿一笑，露出两颗虎牙，赵继尧介绍这是润成，润成说他出群（放羊回来）才回来，听人

说县上来了干部,专门落实收割莜麦的事,就跑来了。赵继尧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还没来得及做呢,继尧就赶紧舀了一碗放在他手上,对桂林说润成一个人过,言罢又夸润成去年上边来了测量地形的人,义务拉线打桩,受过公路总指挥部的表扬。润成住了吃,两手捧着饭碗,一种荣耀显在脸上,又嘿嘿一笑,等把两碗莜麦鱼儿急急拨拉进肚里,一摸嘴,扔下句“赶明儿出群前,我把我那三亩莜麦割回来”,就吧嗒吧嗒踏着积雨走出院子。玉娥眼睛看着赵继尧,话却说给戎桂林听,“要是照润成这样的人,再多几个,咱村肯定拖不了公路的后腿”。戎桂林听后不理解。因为赵继尧曾说这十八家中有两家工作最难做,一家是润成,另一家是老满有。润成智商低下,最容易被人挑拨,他光棍一人什么都不怕,而老满有因为下到地里的辛苦最多,就连路上拣到的驴骡粪也要扔进地里。他的莜麦又比别人种得早,长得好,眼看就要熟了,割他的莜麦还不是剜他的心吗?可现在,润成已经表了态,假如再给老满有鼓鼓劲……这样想着,心里多少有点宽慰,向玉娥要颗去痛片一夜睡得死沉。

一觉醒来,日光已经从窗洞射进墙壁。赵继尧早已下地了,婆婆起来后,又枕着叠好的被褥朦朦假睡。玉娥搜寻出镊子,照着镜子拨去多余的眉毛,又朝脸上淡淡地扑了粉,做完这些后就倚在院中的鸡窝上等给戎桂林做饭。

不知道为什么,玉娥心里暗暗有了戎桂林,她把这几年在赵家忍受的难言之苦与这个年轻大学生比较起来,总觉得她想要的那种东西,在戎桂林身上找到了,她明知道孩子生不出来,是赵继尧无能,可婆婆人前人后总说自己鸡不下鸡蛋不下蛋,整天黑着脸,这种日子她觉得比什么都难受。

戎桂林惦记着润成的莜麦是真割还是假割,起来就急着来到地畔,果真润成的地一览无余,他的心情就不能自禁,一种超脱和轻松充盈周身。干脆坐在地埂上的草上点了一支烟。再看看老满有那块地,就像故意跟他怄气,那种紧迫感就愈加厉害,他恨不得自己下手把莜麦拔光。他想起从指挥部走的时候,大伙用充满希望的眼光看着他,他觉得自己此行的责任尤压千斤。眼下既然到了这个份上,说什么也不能让大伙失望。于是他站

起，迈着刚健的步子回到村里，径直去了老满有家，此刻，他觉得，只有老满有才能帮了他的忙。

老满有一个人在后灶用锅烙了一个足有锅底大的莜面渗萝卜丝饼子，前灶上用小锅开着一碗水，见戎桂林进来露出一脸惊讶，忙着将开水倒在碗里，放到戎桂林面前，就从窑正面的老式柜里取出一包结成块状的赤糖，用刀削进碗里，马上就有一股浓香漾出。然后手忙脚乱去翻饼子。戎桂林见老汉一个人过日子实在艰难，不觉生出一种恻隐之情，憋了好半天才说，大爷您就把那片莜麦割掉吧，等秋后公家给了线，我给您找个看门房的营生，说啥也比现在强。老满有先是挤出一丝笑看着他，迟疑了一下就说：“看你也是个实在人，现在照你这人不多，真要是那样，大爷这辈子可修下德了。我思谋着有朝一日也买几斤大虾就着烧酒吃一顿，听说那虾肉有海咸味！”听到这话，戎桂林眼睛湿湿的，不再说话垂着头照直回到赵继尧家的东窑。

玉娥看桂林的脸色不好，几次想问问明白，可碍于婆婆，只好隔几分钟从窗外看看，一副失神落魄的样子。她生怕莜麦马上割完，戎桂林从她眼皮底下溜走，她甚至生出一种劝说老满有死活不割的念头。这样，她就能每天看到他，她甚至莫名产生出天下的女人一个也别嫁给他，也怕他心里已经有了别的姑娘。可是，当她看到他比自己都失神落魄、白净的脸庞明显消瘦了，一股不忍又占据了她的脑际。她下了几次决心，悄悄地离开了院子，来到老满有家。老满有见玉娥来，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他平日里最爱跟这个天仙般的女人说话，她的话最爱听。他知道自己年轻时做过她的干大，就说“孩子，炕上坐”。“不咧，我给您洗洗衣服。”老满有就像有一股热血淌过，嘿嘿笑着，“惯了，哪能麻烦你！”“干大，看您说的，我早就想给您洗换洗换，就是抽不出空子。”说着，没脱鞋跪在炕上，揪来一堆脏东西。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院里的铁丝上晾满了洗好的东西。老满有看玉娥累得香汗淋漓的样子，一个劲地嘿嘿笑着。玉娥就说：“干大，听县上的干部说，秋后公家就把钱送到大伙手里，这是真的！您一个人过，还要那么多莜麦干啥？”“要是公家给了钱我还愁啥，省得一个人收些莜麦忙不过来。”

“干大，您就割了吧！村里人都看您，您要是割了，村里人一准儿都割，要是公家真的不给钱，我养活您！”过了好一阵子，老满有嘿嘿笑着，“你这闺女，鬼精，干大想想。”玉娥看老满有已有三分定心的意思，拔脚就走。

隔了一夜，老满有早早来到赵继尧门上。他说现在去割那五亩莜麦，想让赵继尧多找个人手帮他割。戎桂林的心一下紧缩，他给老满有递了一支烟。老满有手哆嗦着几次没含在嘴上。赵继尧想想，找人恐怕不行，眼下这十六户人眼睛全盯着，谁愿意给老满有帮忙跟他们结疙瘩，就只好自己跟老满有去割。他们一走，戎桂林就让玉娥帮他找一把镰刀，玉娥含笑问他要镰刀干啥，嫩胳膊嫩腿的，开什么玩笑。见他取笑，戎桂林认真起来，他说跟他姥姥割过莜麦，玉娥见拗不过他，取来一把镰刀递在他手上，叮嘱再三注意别伤着。

戎桂林跟玉娥撒谎割过莜麦，只是一种情绪感染，可他并不会使镰。到地里开镰没割几下，小腿就正撞在刀刃上，血染了一裤脚，老满有当场从他那件被汗渍和污垢磨得发白的布褂上撕下一块包上。赵继尧只得扔下手中的活扶他回家，又去找些去痛片捣烂糊在伤口上，吩咐玉娥照应着就又急急去了地里。

玉娥一看戎桂林这样，一种怜爱写在脸上，凤眼狠狠瞪他，笑嗔道：“你再逞能！”……这阵子村里人赶来不少，就像戎桂林成了他们宁静生活中的一叶木舟。他们显然对这个外乡人的一举一动很关心。玉娥说找个“马屁包”给他止血，轻轻转身出去，在街上的荆棘丛中找了几个蚕豆粒大小的土黄色东西回来，戎桂林一见撕烂“马屁包”，里面满是土黄色的细末，就像云南白药。就问这东西能治疗？玉娥笑说，马屁包止血又止痛，伤口不发炎。看热闹的人也说，镰伤不同别的，愈合容易。桂林见大家不肯散去，凡是男的就给拔支烟，大伙看临近中午，就识趣离开。

桂林伤着，玉娥脸色反倒挂着一些不易察觉的羞涩，故意哼着歌让桂林听。桂林心里明白玉娥哼歌是让他听，一时听不到她哼歌，心里就异样的难受。每到玉娥在哼歌的兴头上，继尧妈就拿来蒜臼捣花椒，故意弄得声音响亮。

老满有割了莜麦，对全村震动不小，剩下的十六户一下乱了阵脚，开

始各怀心思，攻守的同盟似乎一下子崩溃了，甚至为快点割掉暗暗较劲。不出两日，又有十四户风卷残云般地割回家。

眼看只剩下两户没割了，赵继尧心里犯了难，他心里早就把玉娥倾心戎桂林的神态看个一清二楚，可他又装作什么也没看到。他觉得玉娥只要有了娃子，她的心就不再野了，这个家就有了喜色。可听戎桂林说恐怕是自己的问题，娃子究竟从哪里来，他甚至都有点说不清楚了。天刚放亮，他就用驴车搬着母亲到了城里的医院检查病了，顺便给自己查查。

这日傍晚，玉娥挑起水桶要到离村二里地的沟里挑水，桂林说他也想去看看，正好玉娥也觉得一个人走那么远有些孤单，就给他找来婆婆的拐杖。两人相跟着出了村，穿过一条沟，就见一片高出人头的沙棘林横在那里，茂密的细叶一抹灰绿，没熟透的沙棘果泛出青黄色的颜色，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枝头，这片沙棘林的尽头，就是山泉，清澈的泉水能照见玉娥姣好的模样，桂林低头喝了一口，啧啧着嘴巴“真甜”。看他那副憨样，玉娥满含深情睨他一眼，“甜就多喝一口”，桂林说路通了，你们村就能架电，通了电就能打深井，用不着再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挑水，玉娥又看他几眼，才挑起水桶迈开步。

又到了那片沙棘林，玉娥歇下，喘着粗气说城里人真舒服，将来不知道谁有福气能找上你。桂林看着她那白藕一样的胳膊，潮红的脖子沁出毛毛汗珠，一阵冲动，马上就像有种欲望定在周身，充血的裤裆里如同灌了一层泥沙，隐隐绞痛，真想捉住她的手说：“要娶像你一样的人，”可终于把话咽到肚里，讪讪地说：“你要有妹子我就找。”玉娥没妹子，他是知道了，可他……玉娥听出了弦外之音，不觉红云飞上脸，抬头看他一眼，四目一下对视在一起，又慌慌撇开。正当这时，一只小飞虫撞进桂林眼里，桂林不顾一切地揉眼，玉娥着急地问：“怎么了？”“不知道什么东西飞到眼里。”“我看！”话一说出玉娥就觉得有点失态，可还是不由上前扒开他的眼睛，伸出舌头舔起来，桂林只觉得一阵绵绵的酥酥的感觉。真想让这种感觉多停留一阵，可玉娥说：“好了！”两人对视一下，突然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近前只有他们两人，拇指大的碗豆鸟在沙棘枝头跳着吟唱。俩人不觉虚惊起来。玉娥不再说话，拿起扁担就要挑水，桂林说让我试试，路长了

你一个人受不了，一把夺过扁担。玉娥一下动了真情，“你现在腿疼，想给我挑水，等腿不痛了也不迟。”桂林听了这话，心里荡起一股春风，不容玉娥多说，挑起水桶就走。玉娥无奈，只好默许，一路上，俩人说一阵，缄默一阵，上坡时，桂林头上大汗淋漓，有几滴汗珠滚在眉梢上，玉娥趁他不备，掏出手绢给他拭去。桂林冲她一笑，顿时提起精神。又走一截，玉娥嚷着，“放下我换你”，桂林只得依她。玉娥挑了一阵，桂林又说“放下，我换你”，玉娥也乐不可支听他号令。

不知为什么，戎桂林突然有一种企盼剩下的那两户人家迟割几天，莜麦割不完他就不能走，这天夜里，两盏昏暗的油灯从赵继尧家的窗户上分别映出一窑暗黄的光亮。玉娥和桂林各居一屋，虽然仅一堂之隔，俩人却倾心进气，眼看村里人都已睡下，玉娥轻盈的步子踱到东窑，她显得有些慌乱，先是说怕炭烟闷着，又说你那伤口该换点药，转身倒来半盆温水放到炕上，站在地上看着桂林一圈一圈解开包布。最里的几层沾着伤口，扒不下来，玉娥就用手蘸水淋在上面，桂林就觉得全身有一种轻柔抚肌的感觉，全身一阵酥麻，玉娥刚洗过的长发有几缕触在他的脸上，洗发液的味道格外好闻，颤颤的的声音传进他的耳里，紧喘着的气息热热地喷在他的脸上，和他呼出的气息溶在一起，“还疼不？”玉娥轻轻问道。一瞬间，桂林再也控制不住，一把揽住玉娥，只听玉娥的拖鞋轻轻磕在炕沿根，带倒了油灯……

“你知道老满有为啥割掉莜麦？”

“你猜？”

“猜不出。”

“是我瞒着你给说通的。”

“瞎说，老满有能听你的话？”

“干大能不听干女儿的话？”

“真的？”

“嗯……”

清早起来，玉娥已经做好饭，满脸羞涩，唤了桂林几次，让他吃饭，桂林沉沉睡着，她不得不用手去推他。“大明了，这样睡着让人撞上怎么办？”

桂林马上脸红起来，突然想起干了一件荒唐事，可是当玉娥给他端上饭来，不觉又生出一种怜香惜玉。

日头已经升得老高，桂林做贼一般走出院子，倏地又开始自责起来，以至头也没回走出村外，踏上那条已经熟悉的小路，豁然眼前一片荒凉，剩下的两块莠麦也露出灰白的土皮。他拾起散落在地被露珠打湿的莠麦秸，一股失落充满脑际。他真希望莠麦还好好长在地里。他现在害怕回村，更害怕见到玉娥，就干脆坐在地上一个劲地抽烟。

捱了好一阵子，他还是起身回到村里。这时赵继尧和他母亲已经回村，老人的病已不是三天两头能治好的，戎桂林问候过老人后，就独自走到院中，他不敢面对赵继尧。

吃午饭的时候，指挥部的车从别的路段转来这村，车上的人听说莠麦全部割完，要马上带走戎桂林，经不住赵继尧的再三挽留，就住下了。吃饭的时候，玉娥闪烁不定的眼神不时朝桂林瞟来，他装作看不见，只顾吃饭，却不知道饭吃到了哪里，究竟是咸还是甜，他根本尝不出来，慌忙丢下饭碗来到外面。这时，太阳热辣辣地撒下万条毒线，瞬间溶成团团光斑，快要把搁在窗台前的铁锹浸软。已经吃过饭的人家早已退避窑洞在炕上恣意打酣。一条狗耷拉着脑袋伸着腥红的舌头“哈哈”紧追着从戎桂林的身边一头钻进门前的莠麦地里。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萦绕在心头。直到大伙走出来，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临上车时，玉娥一副哀怨的样子，倚在院中的窗台上，戎桂林的心一阵酸楚，他平静地对赵继尧说：我要到公路南线修水库，恐怕一时半会来不了。别的话实在说不出来，他总觉得与赵继尧处了一场这是缘份，只是这种缘份太残酷了。他觉得为人一场，纵然有千错万错也该坦诚为好。可想来想去终没有说出来，只紧紧抓了一下他的手。赵继尧脸上突然一阵痉挛，怔在那里，直到车走开，他还木麻着。

这天半夜，天空罩着一层黑云，就像马上要下雨，窑洞一片漆黑，一直瞪着眼的玉娥听见赵继尧不住翻身，知道他心里有事，就静静地说：“我有了。”见赵继尧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又说：“我对不起你？”见赵继尧还是沉沉地不动，她突然觉得自己真不要脸，她多么希望赵继尧猛地激起揪住自